

集部

備忘集卷六

明 海瑞 撰

附録

知縣叅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年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為政不同而要

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撤樂譴告上則蠲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煢獨必哀飢寒必恤不骫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丘鬼覆盆中鮮鵠亭寃為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鴈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綰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真心不惜廉恥多方掊剋以充囊槖朘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

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
古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
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
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
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
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
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
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

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鬬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評

官以縣丞名葢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

宣化之也誠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為之安知
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畧哉是縣丞之事亦知
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
計爵禄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寃如聾如啞縣丞之謂
耶瑞自下車日竊心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講耶
每見時可共言為之卷舌事可獨任為之却步有如韓
退之所謂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
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

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内也即陟巍科登膴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覼縷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

有大封小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為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珣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參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鬬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禄微而謀大黑白出於脣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為盜為巳毆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為

民長上哉況屈屈一夫寃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為民上者可不緣此為兢兢歟且又偏聽衙蠧相助朘削盜賊分其贓爭鬬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頼其陶成況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即淳邑簪纓濟濟不為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

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月日
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
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
於生民亦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
奇矣見諸生唱飲呼盧逐羶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
事齋忠臣孝子録憒然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
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縻歲月為身謀
為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

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參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晹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機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蘇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故陽德主遂陰德主閉調而燮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夭札此陰陽所為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

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釁浴春官司厥政焉近因周禮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充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懵如也不幾與古陰陽之設大逕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叅評

醫者業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症脈理識藥性以

利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蹷之頃識豎子於膏肓之際以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魔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竊發請復之或弦洪或沈濇懵然無下手而鼯鼠之技窮矣更為之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值龍宫物因而索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夫非求醫者有心為醫者無恒哉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

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夭札反不如南陽甘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有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為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有渠人因搆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

毋任口雌黄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鰍鱔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為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弊以肥私囊間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袖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辦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孱口齚齗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長五等之長並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税之入也我朝規制立一都圖即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幇之里之甲有甘苦與共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誰富誰困苦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為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剥無私向有天理心里既無索瘢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剜肉之慘甲内之老稚皆得本里之老而長養之矣

好縣官孰能如之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黨正體國奉公者為之可也倘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偏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已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已則假府縣名色而剥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剥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羣士黌宫導之師儒優之廩禄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為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即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

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脩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利禄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脩之始壞之終間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庭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脩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

協義士子遂羣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焉比之墦間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為利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衆與之助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羣起而曰護我類焉習戰國背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

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令人顧以極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令士子之施於家者敘倫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為閨女孟子人有不為後可有為意也今之秀才不為處女而為淫婦亦多矣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叅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為吏者每以得利為誇惟以得利為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狗吏呼之賤之也一為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吏書常例上而二司撫按文上而六部寺院衙門愈大其常例愈多猾吏巧於騙財執偶中之事以愚小民小民暗

於事體不知上人之心何心不知官府中内面文移是官府為主吏書為主見一人偶以吏書而禍遂謂無賂則不可見一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可吏猾民愚弊非一日茍非上人逐一簿記所賂之事遇若事則諄諄然問是有賂與否小有犯者與者受者重刑加焉而又以身先之不可免也謂之以身先之者何吏書何等人也彼見夫内外縉紳之流開騙局以賂於人多矣而何獨不為之小民何等人也彼見夫紛紛做官人裹金帛

以賂人欺朝廷而竊榮祿罔朝廷以免刑罪多矣而何獨不為之小民之愚可怪我輩讀書知禮義識事幾人也紛紛之説皆謂要做官則不得不如是然則舉天下而盡不為上官之賂也吏部能盡不遷轉之耶舉天下而又盡惟上官之賂也三五年考察吏部能盡不黜之耶京官有分貲之費是以外官書帕不得已受焉孟子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謂所識窮乏者得我為之分貲是亦不可以已乎潛消黙化之機誠在於上不在於下

縉紳之常例不去而去吏書之常例不可得也

備忘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備忘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張友栢

備忘集卷七

明　海瑞　撰

雜說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絶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

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為芝蘭臧孫以惡為藥石君子能隆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為此懼一旦名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

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為怯怯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昆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為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兢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

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于天地閒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巳於卿相之列天下為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頁楚之揞爾上紛如直友箴規啐詈之諍爾旁

客位告辭

君子之不能絕人逃世情也然文侯予美掃逕擁篲以

迎孔北海亦有座容常滿之幸若不可一日無焉者情云乎哉瑞自幼少能知識意竊有執焉紛紛世態其不當予心有日矣近有一二執此行者私自謂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其纖節所係尚無能特然拔鄙俗以超入於賢聖之域清夜揣較猶天地間不才子也而人或以固疾之夫瑞之所守豈偶然哉其不能以恂恂而易決矣然人非聖人幾微之不能自省一時之昏以怠者有之正須諸賢者提掇之力也顧無能以正道旁格方舉

世俗之說居不疑而進焉嘻薰獝冰炭之不相能固矣陳登無容主意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瑞非敢以此介懷念也有終鮮克雖瑞寧無一日若栁子所云河間婦耶用是惴惕以箴規磨切之道為諸賢者望故敢以此誦於下執事亦冀共成天地間一克似子也

訓諸子說

二三子之從游於吾者何為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

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
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
以貢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
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決狀元進士
於科第者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
日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啟佗
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
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

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瑩靈之氣固徒
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説
備在方册踴躍於諷咏而不能以自已昂昂然張膽明
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
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充也仲由不恥縕袍之立
孟軻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
心胷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充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
文識陳語爲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

其一舉而進立於卿相之列吾爲二三子醜之矣夫求
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眞心也施施而驕其妻
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
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何以至於若此乎若子之無恥
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教約

延平府南平縣儒學教諭海　爲申明教約事照得當
職雖嘗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終未能至於其

間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圖補荅一二而例之所得令官也一無以為諸弟子勵焉夫何以稱用是怵惕強自飭躬求是以為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持以為修進助者取為諸弟子論之本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令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一一遵信而強行之本職藉成以免尸曠之責本職幸也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威行夏楚重則無請黜降是亦今日事也為教弛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説也

先為諸弟子嚴之

計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接物之要大

槩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之不進第今人雖知聖門之教有在而每援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自恕則於此不能無戾試舉一事如冊報類減年歳甚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以通弊自諉也然德之不修機實在此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葢言所知所行無非為存心設法也損年圖進此心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矣更學何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

為改圖約諸生五日内一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脚色從實寫報本學請提學道另行更造册籍諸生凡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湔洗勿以惡小而為之庶乎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慊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為賢為聖異日為國家建偉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慎自脩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真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

當有辯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為人之概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無若栁子所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為喜而陷於此者耶至吾輩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笑非傲慢猛悍不遜不弟之為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訐他人長短逞兇圖利之行孟子養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或人申棖之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弟

予請于此辯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許告等事不由
本學中請并先行稟說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

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
明白立心行已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為文不
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
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
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閒也

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着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葢欲異日為天下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

於此亦云竟為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檟而養其貳棘則為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本職酌取數篇為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胷中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加朴戒

一學以知為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粹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為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詠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兼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

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鑑性理分為十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為二應朔望講書又分為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宿號宿號者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學十里內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以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復一月

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
居生員也發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
是本職編定無得攙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
過至者責准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
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生著緊用力而又不
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文皆復有可驗
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也諸弟子
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經術槩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湖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懸括帖以應矣朝有多士而世務無頼者亦奚怪乎諸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所以然令之

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說也自謂適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所及至推其極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慎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內外交相為養盡飭之道莫非進學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學家居見官開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禮其有放縱不撿者除在學

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一冠婚喪祭之禮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正以無士人為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學問知禮義見越禮者之耀俗從而效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舉遂致斯禮漸盡今後生員之家値冠婚等事敢不行稟併不依禮而行者痛治之其以父兄託詞者尤可惡夫本職拳拳於諸生者蓂淑天下人也乃令不能淑一二親父兄耶諸生異日將為朝廷治

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即此等人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一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矧弟子之有求於師者可無敬歟然受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同蓋師生分定朝廷為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求教官為朝廷設教不謂諸弟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拜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例所云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舉行夫朝廷設有教

官將謂為爾諸生益也寧曰剝諸生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請先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銀兩蓋於生員之冠婚入學幫補起復等事酌為科斂以充學中費也夫冠婚等事諸生寧無小費乎有力者當共助之義也令反科剝其道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諸師費用無自

出猶之可也一應上司綵帳於何取之夫上官果賢則諸生以文章為事歌之詠之傳之序之又不然而行人口碑之賢者得以光不朽矣不賢而歌頌及焉是諸生忍見一路之哭滅是非心矣且今帳文歷頌其美私居則痛訐其過匿怨友人孔子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為此不情舉動也延平多賢上官然執帳文而歸正賈誼所謂牆屋被文繡可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為之今日以革公

堂爲急帳文次之上人有緣是怪責者責在本職

於諸生無與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典諸書明有禮節令後於明倫堂見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本學在郭外接官不許離闗門出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於各衙門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頭奴顔哀免自貶士氣蓋不特本職力能爲諸生立一赤幟位尊者德必大其遵制尤

篤誘之曰一介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於人有不得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也諸弟子無恐

一凡一應祭祀等事禮生弁齋諂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自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朝廷旌之禮之所以彰先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

商確請廢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言天下事

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衆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今立大簿二

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諸生某月某日行某

好事某月某日行某不好事責幾禮貌得失附焉

考學簿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并記多忘少責幾

記忘相半責幾記少忘多責幾考課之記如之寫

字敬簡附焉歲終執此歷歷稽驗參酌書之三等

更為一大賞罰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頑鈍無恥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前後右某街某巷第幾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書館如之師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帖同年籍送學俟本職投之於簿此葢非獨以為號課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行學之所習亦或緣此有

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案今後紙筆費用俱係本職區處敢有因幇補等事索取生員一錢幷為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夫上人每每賤吏正為趨利酷也我於人無不愛且敬況爾之有勞於我耶苐本職養諸生如父母深閨養處子任爾納賂生其利心學校地先明潔淨容爾一賤吏私為汚穢理必不然也爾慎思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兄愛子弟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心耶本職無似輒領令官睟目而視昔之教戒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規我者不在左右矣識見昏愚心志怠忽是將奚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嘆惡聲不入於耳於子路致欣幸焉諸生如不以我長而難言匡之翼之予之福也本職離師友得此其感報當如之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與某弊

可革尚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幷參酌提學道教

條别為更定

備忘集卷七

備忘集卷八

附録

御製祭葬文

維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叅政徐應奎諭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海瑞曰惟爾高標絶俗直道禔身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厥辟不為堯舜矢孤忠

而叩關抗言爭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雖百煉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責始終不昧爾靈尚其歆服

維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參政徐應奎諭葬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海瑞曰爾介節清風老而彌厲直聲正氣歿且猶生迨茲歸窆之期益軫遺簪之痛載頒御祭特示眷思惟爾明靈歆茲渥典

祭文

維萬歷十五年歲次丁亥十二月乙卯朔越祭日辛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楊巍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沈鯉戶部尚書宋纁兵部尚書王一鶚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傅希摯刑部尚書李世達工部尚書石星都察院左

都御史吴時來掌詹事府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弘誨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朱賡吏部右侍郎趙煥戸部左侍郎温純總督倉場左侍郎胡執禮右侍郎孫丕揚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于慎行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徐顯卿兵部左侍郎楊俊民右侍郎蕭大亨刑部左侍郎陳瓚工部左侍郎曾同亨右侍郎李輔通政使掌司事工部右侍郎張孟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時亮左僉都御史詹仰

庇大理寺卿孫鏓左通政趙世卿右通政黄克念左
參議田蕙右參議李覲光陳大科大理寺左少卿李
尚思右少卿許子良左寺丞李棟右寺丞吳定謹以
牲帛之儀致祭于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剛峰海老先生之靈曰惟
公廉貞之氣鍾於南方挺生哲人直毅以剛嘉靖末
年以敢諫著威觸雷霆分甘刀鋸圜扉長繫正志從
容先皇嗣服首拔獄中廷尉納言中丞出撫剪右鋤

貪士民歌舞居無幾何增口孔多若火于水世情則
那龍蟠虎伏十七八載光不終含恭荷宸采起佐銓
務進總憲章帝曰遺直鎮我南方曰予有吏職墮於
賄惟汝片玉以戢魑魅曰予有民俗以侈移惟汝束
帛以挽澆漓公介盆堅千仞壁立側耳生風豺狼屏
息陪都荼毒莫如火夫痛行裁革民用以甦一心精
白報我軒堯庶幾百辟是式是標方公乞骸先後七
疏皇揆慰留民望所聚天胡不憖一夢逍遥訃來自

南天子輟朝乙酉之冬丘公觀化公胡為者相邀泉
下疇如二公旅室蕭條靈旆千里孰臨孰招居者持
奠行者心惻官居鼎鼐檢資羣賉公節良苦公行實
端公事已定公名已完以葬以祭增秩予謚朝士爭
請皇恩示異余輩誼則寮友景行如何生不可即寄
此挽歌尚饗
維萬歷十五年歲次丁亥十月丙辰朔越二十二日丁
丑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用汲經歷司經歷江沛

然司務廳司務蔡如川照磨所照磨潘元度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方萬山党傑李一陽田一麟潘維岳黃正色王藩臣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饈之儀致祭于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剛峯海老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挺生瓊海萬夫之特鳴鐸南屏長揖邵伯眼空一世天植孤操兩宰劇邑撫字心勞不侮矜寡力抗彊禦人醉我醒爰騰清譽聲聞上馳粉署攸司日劾宿蠧峻卻羨餘惟時多艱職競斯力氣奪朱雲羣工

動色忠言逆耳身罹徙犴聖主寬恩何怨何歎肅皇晏
駕乃憶比干曰旌骨鯁中使賜璟荐歷卿寺超秩朱輪
三吳秉鉞貅貐銷魂直道難容人言繼起不容何病抽
簪故里天啓睿聖圖惟舊臣海濱應詔風采猶新總憲
留臺執法不忒無縱詭隨紀綱南國黔首歸仁當宁切
倚屢疏未俞一夕乃死嗚呼以公之儉何啻公孫躬被
大布麤糲是飱以公之操何啻伊尹嚴視一介千金不
隕壽宜天保爲國具瞻奪我黃耇胡然而然都邑驚心

縉紳失望訃聞廊廟南顧悼喪嗚呼誰云公貧而有令名譬彼江流萬古長清誰云無後而傳不朽譬彼鍾山霄壤同久賢愚好醜朝菌冥靈人為公惜乃公則瞑汲等生乎公後夙仰高風共事一堂覿德維躬肅肅其儀巖巖嶽立允矣君子是矜是式倏爾長逝百計莫留憶公慷慨虹飛雲浮敬奠一觴聊申私鄙公靈不昧陟降庭止尚饗

維萬歷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糧餉帶管鹽法兼廵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侍生劉繼文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致祭于明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剛翁海老先生之墓曰嗚呼古稱天下奇男子者公非所謂其人哉天下皆男子而或淟涊依違如脂如韋逐波而流隨風而靡則男子而婦人也若公者其挺瓊山之嵂崒毓珠海之洪浩剛大塞乎天地鴻龐挽乎世道屹砥柱于中流迴狂瀾于既倒而裒然擅天下之奇

者乎公巍科奮跡振鐸南平長揖郡伯氣節稜稜庠序而奇于教也及宰淳安再移興國家僕負薪惟民禔福邑宰而奇于政也繼司粉署批鱗抗疏折指乘輿雷霆震怒鼎鑊如飴縶囚靡顧斯郎曹之奇節哉荐登卿寺擁麾江左瀹淞溥澤鋤強植懦猰貐魂消豺狼氣挫斯撫鎮之奇標哉萋菲交侵徜徉泉石特起銓卿風猷赫奕裁革浮華謳歌四溢奇勛歸于八座矣爰總憲臺紀綱振飭冰蘖自持布被糲食杜絕私交儀刑百辟奇采

表于三臺矣嗚呼公真天下奇男子哉不知而詆公者或謂沽直要譽矯情戾俗而公固率之天性盟之幽獨不自覺其奇也知而惜公者或謂四壁蕭然一嗣不足而公固以天下為家萬世為續適益見其奇也茲焉贈謚葬祭皇揆鑒其忠尸祝俎豆赤庶銘其德勲業鐫之鼎彝而聲名垂之史册則公之彪奇蜚異者永永霄壤無極矣于公復何憾耶繼文西江筮仕北覲聯鑣業已心奇之嗣是仰公作用愈出愈奇今觀風茲土欲瞻依

而不可得謹述公之所為竒者臨風寄誄共為天下悲

尚饗

維萬歴十六年歲次戊子三月甲申朔越六日己丑欽差刑部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朱天應謹以香帛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老先生老大人之靈曰公真天下竒男子哉抗疏世宗批逆鱗言今昔不敢言九死不回公豈直捐生以博名哉既而開制甃頹風振綱常公豈博美官而已哉歸老無

緑野塘再起勵金石操時欲修前人未有業補前生未
了事公之所為時人異之駭者駭忌者忌而其節益堅
公真天下奇男子哉其猶冰壺秋月一胹青天自總角
而官成一轍生乎後者匪公之植孰識公之心哉公為
天造朝廷之福而天胡不永公之身公為穆宗正萬禩
之統而天胡不頤公之傳天將使公以億萬載為壽以
百千忠臣義士為裔哉應奉天命欽恤茲土慨泰山之
既頽嗟典刑之日遠望南告奠公其歆哉公其歆哉尚

饗

維萬歷十六年歲次戊子仲冬月朔有七日欽差督造
墳塋兼賫諭祭文行人司行人門下鄉晚生許子偉謹
以剛鬣柔毛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明故資善大夫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尊師剛峯海
老先生之墓曰嗚呼我公生平大致已揚扢于人人或
狀而讚或紀而銘先後奠章軸楮無筭莫非盛德之流
形而所不能盡揚扢者則公至誠動物之心葢公之學

戒懼于不睹不聞之地而獨覺天理之真公之行蟬蛻乎自私自利之塗而獸追乎遼古之英士論始疑而竟信公道幾蝕而綦明故自顯爵錫之𡠗謚褒之雄文重典慰厝之而因以見公之得君自興國祠之淳安像之蘇松金陵之屬咸俎豆之而因以見公之得民自交口頌之文章直之輓歌嗐詞揄播遐邇而因以見公得中外之朋情公素所重者忠孝廉節而皆為公有公素所輕者爵祿名壽而皆為公膺即此生之志遂知九土之

目瞑俾後公生者咀之有餘味而聞之有餘馨子偉叨
承欽命載妥公靈雖靖恭之常職寔報德之夙襟其旦
夕祗事蔪以逭譴捄皐者惟公所嘿相而兹菲陳牲薦
竭虔誠以對越者惟公所鑒歆嗚呼哀哉尚饗

補遺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爲區處兵後地方以絶後患
圖久安事緣本職會試未第曽具奏蒙兵部奉聖旨行

撫按守巡道從公計議後授今職毋老在堂便道歸省
且冀得一至臺奏所未盡并不可先言者一一誦之事
或可成也時臺下往雷州府候清軍察院旋瓊與本職
赵日相值不得已更日求見柰門者拒之咫尺間候二
日不得一接思憑過期始渡海北上中途每思及此深
用憮然今已至任未得言者請為臺下言之夫瓊州府
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焉者臺
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心腹疾而能一日安者耶無黎則

三州十縣可寧謐去二三萬黎人安五十六萬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萬年逸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用力少獲利多事而可舍不為者耶黎潰則三州十縣舉受禍然以三州十縣制黎則又千谿萬徑皆可施功五裂四分柄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易事而可曰不可能者耶然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有四全無志者不必論大約今人官居類傳舍至任未久遷擢競心影響間見黎岐難處遂終以難處視

黎五年七年事也慕榮迹之速心厭遲難之一見先入為主一也詢訪未的妄信人言謂黎岐地方闊山嶺峻林木茂密通之為難妄信人言謂黎人强衆出沒千百為輩十發十中敵之為難英雄豪傑當先為而不為是則無故二也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留心經畧民事區處猶難况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存亡呼吸心膽喪矣不復為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立功業者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邀功起釁人將罝我

何地目前成功後當顯禍四也自國初以至今日言者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其故有三雷同平黎之說憒然不識地利險阻兵行法糧隨費致上人以白面書生笑之一也津津然說平黎易究竟所以見其一不見其二說東遺了西中南差了北上人因其二盡疑其一二也誌書歷載諸人議論然其人亦有可為地步言之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歟致上人以紙上空談視之三也二者皆非矣臺下誠能以必為為志於本職奏疏

上兵部圖說治黎策一道少致意焉且於不可信之三
求其必執此說之故於不擔當之四深求衆不擔當之
由彼此參互不用其三借三以壯吾膽鄙笑其四借四
以深吾謀將見反掌事烱然臺下目中矣夫一時之爵
孰與千萬世功名一世之榮孰與千萬年廟食臺下欲
不為之得耶本職言盡矣然尚疑臺下有憚心焉寧非
謂提督府不與我以地方兵糧乎夫本職云調廣西土
兵廣東漢達官軍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此據人皆

可行言耳若臺下兵備之權則不然葢㝦民游蕩并無衣食棄為盜賊者甚多練集五六月可成精兵借用縣民壯工食權宜區處給其始資黎地米山貨木價給其終兵行糧隨殊無難事又寧無謂兵事一舉存亡呼吸誰則料之乎夫本職云用兵良亦以勢不在我或生奸人玩侮之念大約此舉先易後難隨機鼓舞止用一撫字自可了事本職思之日久考之日深問之日多事決可成成無後患臺下請壯膽行之本職初官遽不得上

人意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業毋老在堂歸期指日中有言未盡者俟到臺日悉焉奇貨可居無越於此臺下幸勿猶豫

以黎為奇貨此細人趨功名之心也一時欲激雙山姑用此語

治黎策 此愚己酉科中式策也於奏疏圖說有相發明者附記於此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于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

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悶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失得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為貴何也誠見夫蠢兹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為是廩廩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强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

未嘗不據險以為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衛所之兵自丘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于敗為之也先哨去而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為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剿絕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有人乎今上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

狐兔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開十字之道欲為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必將浸淫四潰而為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為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

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殲其類為忍而究其所以為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為矢刃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于鐵首其戎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刼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足資固有樂之者況于州縣復為之敺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于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賊之刻削則黎無以為變亂之激夫讀書知

禮義者湲剥良民雖廉恥有所不顧而況于土賊之無知者乎是貪賊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悞宋者在一和字姑為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革心宣化效且遲于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剷滅者徙之于外夫然後為百

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剗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為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為難而非得其法之為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于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

事進而教之

序記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聖天子分天下職下都司衛而立之所焉所與州縣錯峙葢五品秩也兵以千一百計餘人倍蓰之所管轄有戎務有屯糧訟獄是其以衛封圉翊我聖明之治實兼牧養允釐役焉行道遂志視州縣有大者令守令下民莫敢仰視人視之不勝其崇且榮所則不然其故起於

秩襲父祖不由問學於官守義懵無所識且其無理德以和心氣也動輒猛悍殘厲以凌剥其下撫按藩臬用是從而抑之抑之誠是也沿以成習遂致厚相黨與者牽以坐受爵晃致斥顯顯然中秩之崇反出文雜流下居之者恒亦愀然不樂曰此奴隸冠裳爾其間志有所尚者竟亦以莫可柰何付之莫知所以致此之由去此之道夫人之參其身於天地中者豈必人之榮我而後能立哉執義以往天下有莫能禦者況五品之秩森然

明也吾得執國制以為倚公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勢之極重有甚焉者吾得以執人心之公而反之理可以張屈抑之勢制足以振品爵之崇故愚嘗以為今日之武受抑于文者十一我之莫能自立十九也且其所取以自範者繆戾尤甚既以威莫如州縣諉嘆矣乃曰剥媚之行州縣固名文士也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撫按藩臬之我督者固偉然名進士斷斷然天下望也彼亦州縣之為爾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效殖貨利以求容媚方

以為庶或可申一二不然甚矣計之良也孟子曰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也然則武秩之邈乎其卑而謂盡由於文士之私者其然乎其不然乎如恥之莫若師文王為今之策亦曰執制以自守據義以行制而已毅然不諉于莫與之微斬然不牽于剥媚之習則吾固參天地人也彼之並且上乎我者將噬穢而奴視之矣吁獨與之角也與哉獨求不我抑也與哉千兵景竹亦有志而付嘆者撫按請于廷而

軍政及焉反此而遂有由矣愚懼其莫知所執也因軍士之請用是書之以賀天下事亦為之而已矣景竹尚勉之

賀屈元禮生子序

屈子年三十餘矣仲秋之夕得嘉夢覺而生子衆咸欣欣於餘慶之詵相率徵予言以賀焉予曰人生而無以嗣於其身者能幾言之抑可以已也或者教以成子之貴乎然今之教者於聖賢之道則戾蓋自門左之懸久

糜馬援之遺王昶柳玭之誡特書于司馬氏者與鄉習之愿符節遂膾炙焉夫天地四方之事舉而屬之男子之身矣其負荷若之何也顧沉默之名而精若義者能堪之乎是故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正以為天地四方之射也漢人因有生男如虎猶恐其鼠之說予非敢以漢人為適中見也第中人之性振其氣而挽之中也易抑其氣而企之中則難中行不得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所以善於造就也矧今所取當于天下之教者

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為之計顧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于世而德義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邈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哉疏少傅不以財遺自謂為子孫念光奕史册矣而犯者屢焉知道之見頌于君實而世又率以為是者誰則挽之諸友聳然曰元禮少學禮知此義者也予亦欣欣然賡餘慶焉幸天地四方事于此子乎攸寄也用是次之以為賀

樂耕亭記

始予未接西埜先生意一㸦養之人云爾獲交數歲見其誦砥行廉隅之士欣欣然羨焉若有企望弗及之意嗚呼休哉玆世禄之難也交益久見其聞仁篤儉約之行欣欣然羨焉行且欽崇勅厥躬詩禮訓厥子敗度維欲敗禮維縱將深愧弗為焉嗚呼休哉玆世禄之尤難也嘉靖甲辰之歲于瞻玉堂遺址之西墨客村搆樂耕亭於上將以統率僕佃之耕非徒取名於此也一旦以其事為予誦予訝且喜曰賢哉先生樂耕之意乎而尤

之者則曰不此之葺而顧彼營焉裕祖之蠱非孝也予意不然賈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為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身不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齒也世咸以異端游手目之而不知儒生貴族特甚先生以文莊嫡裔居寶丞之榮俾自棄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凡可侈可淫之物罔一不備其為圃夫紅女之

蠹可勝痛哉視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維亭有作爲耕也且以樂名推斯意也必不忍䏏若飲食爲穀粟之靡必不忍睆若衣服爲布帛之蠹又必不忍厚若聲色之娛妄若貨賄之聚爲好生傷年彌卲德彌崇舉凡淫侈小物爲世禄子所有者咸芟薙蘊崇之澌盡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親覩之行義清節善行且於反官之日可期矣亭扁樂耕豈曰小補哉若夫流連光景假此亭爲聚游之地贍玉堂有述亦殃也烏乎孝始而

士令而農不為五民之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之謂乎嗚呼賢矣哉先生曰茲吾志也敬持以為記

贈林東臯考績序

予於東臯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臯令瓊山計七年於此矣實有大夫大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涖於人者雖心皙淑慝紀事執春秋筆焉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掩咎為

美增細以巨雖以冀黃名杜顯顯然擬之者實反出嚴
來下用是善惡詆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
而書之颺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
雖歷歷可按者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
底實莫能白之君子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為東臯
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臯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
口績業留於郡邑之志瑞不必多為之贅然東臯此以
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

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皐以其迎刃而觧之才乘迎刃可觧之力隨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罔狥身以忘國毋私已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於遐邇功烈著於不刋循良寔諍映耀今古予得以從而鼓舞於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

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阜先生何以復我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洲李太僕所為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為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志絲枲未嘗不壯其競於守而可為頑懦者寓激勸也嗟夫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為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為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

拳拳然持此以為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葢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改醮而他從者顧終守于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地焉矣況夫遇有常變君子覘人恒於久近間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亡則無所為矣無所為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逺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足為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忒悖於幽殺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

者競於始或渝于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
未足為難矣落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孀守克堅足
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閨之著節無軒
輊焉而厲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
身有之五教於斯貫焉故爾雖然彼士嘗學問知禮義
以應上求者親師友以撤蔽酌古今以達疑謂能盡所
事焉可也閨中之見視此何若矧士之布列在位考其
所以受人策命之寄而不貳乃心者則或鮮焉易於閨

門女子之間難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萃獨非君子之所歆揚而不容自已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況于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守之壞有如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毋氏不改之心奮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粤有必然矣予粤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已用是書之以頌

議論

泰伯論上

太王翦商之志金仁山胡雙湖辯之詳矣愚竊謂太王實有是志太伯去之夫子亦不當以至德許夫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則當太王時乃商家盛強之末衰弱之始其天命人心尚完固未動所謂翦商亦言乎其志焉耳非爰整其旅如觀兵孟津陳師牧野之為也泰伯無荊蠻之逃則國屬之泰伯矣屬之泰伯而泰伯以不敢為心則翦商之志蓄於太王者息之泰伯季歷不得位日後無武王事紂

無滅亡之理此其以天下讓商更為何如太王欲傳位季歴則翦商之志季歴從之矣太王啓於先季歴從於後父作子述事必有可成無難者君臣之義泰伯不以此身維持其間而托於採藥之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充類至義之盡泰伯其得為有君也哉且弑君天下大惡也幸而成之公議凛於斧鉞不幸不成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貶削投荒流離終世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

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竊以爲泰伯之愛太王不如述之愛其子矣聖賢之論曰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夫子臣異道非止謂其天合人合義當如此也子之於父一體而生比之異姓君臣情分有別以光明正大之義投一氣相通之親婉順號泣至三至再無不可以感通而挽回焉者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無君一念此其事爲何如可逆料其不可反而遂逃之耶仁傑周旋

于則天之朝雙陸不勝之兆姑姪子母之言且能動之俾天下復為唐有太王固非昏暗之武后也仁傑能行於異姓之婦人伯不能行於至親之父子且朱子之論伯曰德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夫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能以大義回父心吾不信之矣以子事父情有可為而不為身為世子權有可為而不為以事父言則不孝以事商言則不忠啓天下無君之禍貽家門弒逆之羞皆荆蠻一逃為之也夫子旁通事物之變酌見義理

之原而顧以至德稱之哉

泰伯論下

果如翦商說則泰伯潔身而去僅得與申生之恭爲類質美未學謂之德且不可矣況可謂之至乎葢採藥一去使太王果成翦商之事則商家天下不得於太王當得於季歴是泰伯不取商家之天下而任父與弟取之也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任父與弟取之不以此身維持其間繩以春秋法泰伯罪不可逃矣仁傑周旋于女主

之朝君子取焉葢君子期於成天下之事而不必於明已之志茍謂惟求無愧直遂徑行可以維持左右使不至於成其逆者皆不為之泰伯不得為聖賢矣朱子以遂成吳國事料泰伯於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從如歸市不能以有天下乎太王可有天下而泰伯潔身去之謂讓天下於商可乎且朝諸侯有天下之說尤不可曉說者謂周之頑民為商忠臣觀多方多士訓殷民者詳矣必三紀而後風俗移易

牧野之師雖殷民有倒戈之志然猶有前徒交戰之人
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是以難也泰
伯雖盛德當不過于文王文王值罪惡貫盈之紂不能
為之泰伯當祖甲世去高宗中興未遠又焉能朝諸侯
有天下易易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説者謂九州所以
不遽叛者皆小心翼翼延焉夫紂猶有可延之勢以泰
伯不從之德當祖甲盛時為天下倡率民可知方商室
太山而四維之矣朝諸侯有天下此必無之事也孟子

曰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適聖賢六七作之後而天遽棄之耶以德言泰伯無取天下之理以時言泰伯無取天下之幾徒見夫遂成吳國之迹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夫歸泰伯之人正邠人從太王之人也其心知有君臣之義故見夫可君者翕然歸之又躋我于天下一君之上恐知有仁人之人不如是也歸市之太王不能即遂翦商之心遂成吳國之泰伯能朝諸侯有天下乎且推巳之物以

與人謂之讓指商家未敗之天下爲泰伯當得而不取之恩是何以異於盜賊指所未刼之家其所積爲已有而姑讓與積財者所用耶大禹太甲成王之天下不可謂爲益伊尹周公旦所讓周之天下不可謂爲泰伯所讓尤可知矣夫子之言當不如是朱子憑史記之語而想像推之於太王泰伯心事皆不得其實而其時其事幷夫子稱許之言有相悖戾不可强通者不若止以讓國季歷說武王終有天下故以讓天下推許之無礙也

孟子為貧而仕議

人生天地間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雖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間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當斯世既貧而無養矣曰農曰工曰商無非資身策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且云非出處之正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謂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懸望祿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臣子之義分無

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誘失君子出仕義矣天地間無可以生此身者為之可也舍農工商之養自巳出區區於抱關擊柝之禄由人制者焉大賢君子之所為寧若此哉孔子平日進以禮難於進也退以義易於退也乘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辭蓋亦順其舉授者而無容心焉亦且行道之端所係耳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為貧以進寧復能後其食耶孟子平日執不見諸侯之義分庭抗禮直若壁立萬仞之不可即者莫非剛且大者為

之斯言一出吾恐氣體亦有所不充集義所生者或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矣

周公使管叔監殷

周公之處管蔡諸家皆以為不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愚竊謂不然舜之處象雖云封之有庳而天子之吏實理所以然者正以全吾親愛之心又使之不得少肆其惡其為家國臣民之計詳而密矣人必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於親切人必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於親真

謂之真者非獨詳於此也日夕周旋心術之善否見事之明暗才調之大與小莫不畢照於我而非若他人之日月一至見其一二而未見其千萬也古稱知子莫若父知弟子莫若師羣居終日而以知友稱亦以親比不離之故也謂蔽於愛兄之心然則舜何以不蔽四端必有隨感異應舉天下皆然而周公獨何以得此失彼大學稱莫知其子之惡責溺愛者之不明也古稱諍子為賢子教以義方為賢父肖子朱啓明臣民稱焉堯且以

嚚訟棄之見有真否之别也將謂過惡未著而其志其才有可取者知人則哲維帝其難四凶不去於堯而去於舜人心之藏不可測度雖明聖亦有未能先為之别者奚必兄弟間而後然哉立亡國之子而求所以監之此其關係若何當何如以計之者監以親親之兄周公慮事之詳亦可想矣若夫日後之事則所謂維帝之艱聖人之不幸也而其初之必使焉者正其才志之可觀兄弟之真見今觀金縢之冊公之愛武王何若恩斯勤

斯之詠公之愛成王何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兄在彼猶在此者附仇人以背懿親管所為有出於天理人情之外者而公安得逆知之竊以為監殷之舉公必自慶以為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意或如此無取我子鬻子之閔斯之言哀而切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尚如此閱墻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仇人焉獨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

所不能不過也若謂蔽於愛凡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能以強通矣

使畢戰問井地

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無是理也何也人必衣食有所資然後為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事然後淫侈之念不作井田者衣食之資日夕之事返朴還淳之道去盜絶訟之原舉賴於此故嘗以為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然自三代而下垂數千載而莫之行者何井田所

以為民而亦無以足國自秦漢而下其心於為民者能
幾人哉間有欲為民隱之恤久遠之計者又苦於考究
之不詳變通之無法彼見夫天下若此其大奪富民之
田以畀貧者紛紛籍籍無從下手其講學之臣多詞章
記誦之士議及井田懵然不知所以行之之故或見其
莫已利也因不舉之以為君誦者亦有之舉世相安於
因循之習竟無經久之計望治之思膠柱鼓瑟宜乎其
卒不可行也考之後之稱稽古博識者莫如端臨馬氏

其為井田之議謂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使豪強坐擅兼幷之利其説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其出二公之外而為之議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然後授受可以無弊然則自周而下吏於民者舉不欲知其利病也耶不知民間之利病用民之脂膏以奉之何用設官分職旁午而縱横之者何為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獨不可舉而久任之乎汙吏黠胥能

舞文以亂簿書田里之一一可覩丈尺可憑或不可亂
還授之姦弊無窮今則然矣井田既行之後而民猶有
無窮之弊耶商君决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
而一其志果若斯言則三代之貢助徹法將不靜而一
乎不反其靜一之故而見夫末流之弊遂舉而棄之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端臨于是為失言矣我朝丘文莊有
取於蘇葉之論而其言曰可於國初人寡之時為之承
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終歸於隳廢程子謂天地間决

無人多地少之理今之糜費五穀計當數倍吾民日夕之食而猶可以取給事可知矣隨時制宜而不失先王之制歷舉貢助以為滕文誦孟子之所云潤澤不如是也丁田相配取效於數百年之後井田以漸為之而俟其成獨不可舉而行之乎謂張載處之有術之言惜其要妙隱而未發吁三代行之其為日若此其久也地里舉目可見量度反掌而行寧能隱之耶文莊之見亦端臨之見也誤之者蘇葉而二公之言尤自可笑周禮遂

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康成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康成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此蓋以平原曠野之地行助法以山林陵麓之地行貢法然非貢助一定於

此而不易也昔朱子論建國謂必依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孟子若夫潤澤正此意也必若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而後可為聖王之井田將塞之平之夷之壞之易之而後為之也耶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謂聖人也而所行之事寧若此愚癡不通耶必九百畝而後井必方百里而後同不足於九夫之地百里之同而可耕可植者將棄之乎隨田之廣狹而為多少之授可井則井不可井則一

夫二夫當之可同則同不可同則百夫千夫當之助不必野而行賦不必國中而行此聖人之法也二氏以不通之見而議古法難乎其爲古矣所見之外若此則其謂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専力於此不治他事宜乎其然矣井田者井田之名也人必有田而不必於井者井田之實也觀野行助法國中十一自賦聖人變通之權可想見矣爲今之計不必訪求故堰遺陂之已廢者按今日之土田

隨地區畫舉周禮大司徒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與夫大宰九職任萬民者而酌用之守宰縣令一以井田為事其纖悉又屬之一里之長不以今日紛紛之病而沮其必行之心必委曲以力行而求為久遠之計既定之後舉簿書以驗田土度地不定則吏胥之姦弊可稽正不必慈祥如龔黃精明如張趙而亦可以濟斯世於虞周之盛區斯民於樂樂利利之中矣橫渠曰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

辭蓋謂其或以名亂也然天下富人多乎貧人多乎田井而貧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吾知其欣從必矣王者固有滅人之族沒人之産而束手聽者取其有餘之田而不奪其上下之養彼亦安得而遑之竊以為井田之決可復於後世者諒夫有同然之心而不必恤其衆多之口反覆曉諭委曲變通必無名亂之事也然則數世之後而其子孫衆多不可以死徙無出鄉之法行之者若何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夏后以至八百年之周

其間獨無若此者乎然要在必有田宅而不失所養化裁變通之而已要之不能以一一如意而較之田不井授一遇災旱而民之輾轉溝壑白骨遍野平時則奸偽朋興有故則羣横冦盜其相去萬萬矣愚故以為斷然必在可行而無疑也

古今論井田之難者惟强奪民田以召怨讟一語為稍近似舉今日吏胥無窮之弊守宰遷徙不常之由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論若夫執溝洫井同之法而謂今

日之地非古昔平原之區者以膠柱鼓瑟而論聖人不通之甚者也夫人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后天下之治可定今日太平之業必世後仁之化舉須於此彼夫心所同然而口之怨讟固不必恤也力而行之而民可與樂成矣然封建所以維持井田者也田欲井授亦將舉封建而行之乎曰久守宰之任而一里之長長子孫於其中者復為之維持焉井田之可行也必矣制度一定則心志一風俗成其所以維持之者不難矣然則奚

必封建為哉

人皆以井田為聖王之養庠序為聖王之教養民於先教民於後有養而後教行焉若井田自為養庠序自為教不相渉矣然易履卦君子象之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下辯民志定教之成也一夫百畆之田百畆外不能加毫末五畆之宅五畆外不能加毫末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民志之定何如程伊川傳乃嘆後世自士庶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

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降至今日較伊川言殆又甚焉所稱名人賢士口談道義者皆不能絶去為富不仁之心小民持此為觀法借此為口實用是風俗日流莫知紀極法不能止大抵皆厚田宅豐衣食美妻妾一念使之有此一念又皆田宅無分界人人得以自買自賣致焉井田行則民貧富不相耀而心和矣生長所習見而志定矣漢人以富人觀欲天下為悲止此田宅更何欲可觀漢

人以彼民情見美則恍為嘆止此田宅更何美可恍富者欲過貧者欲企雖有其心而蓋無其由也無其由而過企之心滅矣井田未嘗教民而域民於教教道之妙有若此嘗謂井田立而先王之教斯過半矣天下之治井田為之學校不過輔翼之先王之教井田教於始學校不過成教於終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後世紛紛然交鶩於利彼身當教化之責者亦惟利是馳制度非不詳教戒非不切也以言相禁實則別以心相傳夫曰

教之夫曰教之云者是亦空言而已天下如之何其能治耶井田盡天下之事與其竭力為庠序為教約百端鼓舞民志不定迄無成功不若竭力為一井田以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可以王莽王田增紛擾借口也

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天命氣質實無於中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相近一言盡之矣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生稟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

夫義理之同言性不可不析而為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曰氣無離合無先後性即在氣質中非二物也言性又不可不合而為一合之而未嘗不分渾然之中燦然者著焉聖人之言妙矣孟子論性區區然執一性善之說夫人之所以信服於人服其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於心証之天下也程張生於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為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於一辯之不能詳使之非告子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說者

謂孟子時當戰國人欲横流不得不執性善之説矯焉春秋時俗較去戰國不遠孔子稱性相近繼之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世之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正言以屈其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仁内義外乃不知仁義二字字義所謂不知仁義二字義固欲反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之義區區執敬酌湯水之説辯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也

孟子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説於氣質之性既知之矣荅告子諸人獨不一言及之葢孟子意欲伸此抑彼如説夜氣欲人知涵養此性説四端説擴充欲人知體認此性充廣此性諄諄然不一而止無非爲性善謀也孟子之功大矣然理氣不相離而離言之知爲性善謀不能使人信吾性善之説是則孟子之過也

鄉愿亂德

從古未有言及養氣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詭隨上容之

説即鄉愿意也亦無有若孟子之論剴切痛快者蓋鄉愿餒其浩然之氣以從俗浩然之氣孟子身有之見鄉愿若為身害故言之詳惡之痛今天下惟鄉愿之教入人最深凡處已待人事上治下一以鄉愿道行之世俗羣然稱僻性稱所行大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謂如此然後得中道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為而已所稱賢士大夫不免取道鄉愿調停行之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為大惡必為鄉愿事在一時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

此說者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言也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

備忘集卷八